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大宋宣和遺事

第一章 元集

詩曰： 暫時罷鼓膝間琴，閒把遺編閱古今。

常歎賢君務勤儉，深悲庸主事荒淫。
致平端自親賢哲，稔亂無非近佞臣。
說破興亡多少事，高山流水有知音。

茫茫往古，繼繼來今，上下三千餘年，興廢百千萬事，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，陰雨晦冥之時多；衣冠文物之時少，干戈征戰之時多。看破治亂兩途，不出陰陽一理。中國也，天理也，皆是陽類；夷狄也，小人也，人欲也，皆是陰類。陽明用事的時節，中國奠安，君子在位，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，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，天下百姓，享太平之治；陰濁用事底時節，夷狄陸梁，小人得志，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，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，天下百姓，有流離之厄。這個陰陽，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。

且說唐堯、虞是劈初頭第一個皇帝。看他治位時，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，不敢盤逸游畋，不敢荒淫音樂；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，且道：「無若丹朱傲；惟慢遊是好，傲虐是好。」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？禹王告著舜王，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，專事慢遊，專務傲虐，恃著強力，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，其他徒黨在家為淫亂之行。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，卻吩咐與舜王了。

舜王治世，舉「八元」、「八愷」，共□六個才子，是有賢德名望的人，分佈在朝，任了官職。卻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，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，將三苗逐於三危田地，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。誅竄了這四個兇人，天下百姓，皆服其威斷。明四目，達四聰，末梢頭賢人在位，小人在野，朝綱自治。在位五□二年，壽命一百一□二歲，將天下傳與禹王。

至湯王時，為諸侯與葛為鄰，葛君不道，苦虐其民，湯王伐之。東征而西夷怨，南征而北狄怨，卻道：「湯王何故忘我，不來拯救？」黎民咸慕湯王之德。卻有夏桀無道，寵妹喜之歡，將酒傾為池水，將肉排為樹林相似，日與凶徒沉湎於「酒池」、「肉林」間，苦虐生靈。百姓怨道：「夏桀與日相似，這日幾時喪亡？我甘受其苦不過，情願與他偕亡！」至紂無道，寵妲己，剖賢人心，置炮烙之刑，不修德政，不改前非。

武王伐之。享國日久，傳位至周幽王，寵褒姒之色，為不得褒姒言笑，千方百計取媚他。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為號的烽火燒起。諸侯皆是幽王有難，舉兵來救。及到幽王殿下，卻無他事，只是要取褒姒一笑。後來貶了太子，廢了申后，申后怒。會犬戎之兵，來伐幽王；諸侯不來相救，遂喪其國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侍寵嬌多得自由，驪山舉火戲諸侯。
祇知一笑傾人國，不覺胡塵滿玉樓。

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，起章華之臺，苦虐黎庶，遭平王所迫，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茫茫春草沒章華，因笑靈王苦好奢。
臺土未乾簫管絕，可憐身死野人家！

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、孔貴嬪之色，沉湎淫逸，不理國事；被隋兵所迫，無處躲藏，遂同二妃投入井中，隋兵搜出，亦遭其虜。其國即亡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陳國機權未有涯，如何後主恣驕奢？
不知即入宮前井，猶自聽吹玉樹花。

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：殺父，誅兄，姦妹，無所不至。寵蕭妃之色。蕭紀要看揚州景致，帝用麻胡為帥，起天下百萬民夫，開一千丹八里汴河，從汴入淮，從淮直至揚州。役死人夫無數，死了相枕。復造「龍鳳船」，使宮人牽之，兩岸簫韶樂奏，聞百□里之遠。更兼連歲災蝗，餓死人遍地，盜賊蠭起；六□四處煙塵，一□八處擅改年號。李密袒臂一呼，聚雄師百萬，占了中原。煬帝全無顧念。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，斬煬帝於吳公臺下，隋國遂亡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千里長河一日開，亡隋波浪九天來。
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悵龍舟更不回。

其國有唐秦王世民，行仁布德，滅了六□四處煙塵，遂建都於長安，以制太平。後來為唐明皇為孩兒壽王，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為妻，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，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為女官道士；後來宣入宮中，封為妃子，寵幸無比。真個是：

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
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

那明皇寵愛妃子，春從春遊，夜專夜寢，從此荒淫，每日更不坐朝聽政。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，卻抱養祿山做孩兒。明皇得知，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，做了節度使。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，舉兵反叛，真是：

漁陽擊鼓動地來，驚破「霓裳羽衣」曲！

那明皇無計奈何，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，躲避了祿山。行至馬嵬驛，六軍不肯進發，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裡縊殺了。諸軍且跟著明皇入蜀。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，恢復兩京，再立唐家社稷也。

今日話說的，也說一個無道的君王，信用小人，荒淫無度，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，父子將身投北去也。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，直不是容易也！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，道得好。道個甚的？詩曰：

自古禦戎無上策，惟憑仁義是中原。
王師問罪固能道，天子蒙塵爭忍言。
兩晉亂亡成茂草，亡君屈辱落陳編。
公間、延廣何人也？始信興邦亦一言。

此詩是康節「左衽吟」，豫先說著個宣和、靖康年間讖語麼。

當初只為五代時分，天下荒蕪離亂，朝屬梁而暮屬晉，干戈不息；更兼連歲災蝗，萬民遭塗炭之災，百姓受倒懸之苦。為此後唐朝明宗夜夜焚香告天，祝曰：「我乃胡人，不能整治天下。願天早生聖人，撫安黎庶！」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。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，生下一個孩兒。當誕生時分，紅光滿室，紫氣盈軒。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。幼與小童戲於街檻，好布陣，行伍肅然，人見而異之。及年當弱冠，有大志，少遊關西，行到處除凶去惡；長治華夷，民安國泰。自陳橋兵變，柴皇讓位，在位□七年，天下太平，消鎔軍器為農器，毀折征旗作酒旗。

太祖一日收平江南，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，盛誇其主能文，因誦其詩。太祖道：「此詩村教書語耳！」因道：「我少時有『詠日詩』。」道是詩曰：

須臾捧出大金盤，趕散殘星與明月。

徐鉉聽得這詩，大服太祖志量。後來人以為應大金破汴梁之讖。

太祖傳位與太宗，太宗欲定京都，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，表德圖南的，精於數學，預知未來之事。宣至殿下，太宗與論治道，留之數日。

一日，太宗問：「朕立國以來，將來運祚如何？」陳搏奏道：「宋朝以仁得天下，以義結人心，不患不久長；但卜都之地，一

汴，二杭，三閩，四廣。」太宗再三詰問，搏但唯唯不言而已。在後高宗中興，定都杭州，蓋將前定之數，亦非偶然也。太宗之後，傳位於真宗、仁宗、英宗幾個賢君。

且說英宗皇治平年間，洛陽那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，忽聽得杜鵑聲，先生慘然不樂。客問其故。先生道：「洛陽從來無杜鵑，今忽來至，必有所主。」客曰：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不過二年，朝廷任用南人為相，必有更變。天下自此多事矣！」客曰：「聞杜鵑聲何以到此？」先生曰：「天下將治，地炁自北而南；將亂，地炁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炁至矣，禽鳥得炁之先者也。《春秋》有云：『六鵠退飛，雉鷓來巢。』皆炁使之然也。」

英宗升遐，神宗即位。神宗是個聰明的官家，朝廷上大綱小紀，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。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，薦那王安石為丞相。神宗准奏，召王安石拜相。正宣麻時分，有唐介做著諫官，上疏論奏：「王安石泥古迂儒，若用為相，必多更變，重擾天下。」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王安石，有彈文，其略云：

「臣呂誨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百拜奏於皇帝陛下。臣仰睹公朝，除王安石為相者。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，遜避不已，及除翰林學士，不聞固辭。先帝臨朝，則有山林獨往之志；陛下即位，則有金鑾侍從之樂。好名嗜進，見利忘義。凡在經筵，力請坐而講說，將屈萬乘之重，自處師氏之尊，不識君臣上下之分。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，眾非安石而是介。介務守大體，不能以口舌勝，憤懣發疽而死。奏對強辯，陵轢同列。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；外示樸野，中藏巧詐；驕蹇慢上，陰賊害物。制置三司條例，兼領兵財；又舉三人勾當，八人巡行。臣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害。區區愚忠，切以為安石決不可用。若用之為相，必變更祖宗法度，以亂天下。欲望聖慈，允臣所奏，將王安石新命寢罷。宗社幸甚！伏取進止。」

奏上，神宗不報。安石居相位，專務變更。一日，奏行青苗法，差李常、孫覺等往河北諸路，俵散青苗錢：第一等戶□五貫，第二等戶□貫，第三等戶五貫，第四等戶一貫五伯，第五等戶一貫。青苗在田時分俵散，到收成時分催納，□分供一分為息。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，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。表云：

「臣范鎮謹奏言：青苗錢者，唐衰亂世之所為。青苗在田，已估其直；收斂未畢，已促其償。是盜跖之法也。臣以為此法若行，天下騷然，民不聊生，非國家之利也！臣請罷之。」

表上，神宗不聽。又宰相韓琦奏言：「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，有司責篤嚴急，細民不勝愁苦，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。願陛下察之，即與蠲罷！」奏上，王安石大怒，即日貶韓琦於外。

熙寧七年，大旱。帝謂群臣曰：「天久不雨，朕夙夜焦愁，無可奈何！」韓維奏曰：「陛下信安石酷法，散青苗錢於民。今之官府，督取甚急，往往鞭撻人民取足，至有伐葉為薪以易錢貨。旱災之際，重罹此苦。願陛下蠲除租稅，寬裕逋負，以救愁苦之良民！」帝感悟，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。後是日雨。遂貶安石於金陵府。

安石弟安國，每憎他兄所為誤國。安國為西京國子監教授，頗溺聲色。時安石為相，以書戒安國道：「宜放鄭聲。」安國回書與安石道：「亦願兄遠佞人也。」安國又嘗力諫安石，言：「天下不樂新法，皆歸咎於兄，恐為家禍，宜速罷之。」安石不聽。安國泣於影堂前道：「是吾家滅門矣！」

安石的孩兒王雱，為人性險惡，喜殺，因病疽而死。年方三□三歲。安石哀悼不能為懷；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，向安石道：「父親做歹事，誤我受此重罪！」安石大驚，遂以所居園屋，捨做僧寺，賜額為「報寧院」。蓋為王雱求救於佛也。詩曰：

誤國欺君罪不輕，陰司報應自分明。

奸邪凡事懷私險，卻告金仙洗惡名。

話說宋朝失政，國喪家亡，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，陷害忠良，奸佞變詐，欺君虐民，以致壞了宋朝天下。

神宗崩，哲宗即位，太后垂簾聽政，用司馬溫公名做光。元祐年間，天下太平。未幾一年，司馬光不祿；章惇等人相，再行新法，把這太平的氣象，又變做了亂世。

哲宗崩，徽宗即位。說這個官家，才俊過人：口廣詩韻，目數群羊；善寫墨君竹，能揮薛稷書；通三教之書，曉九流之法。朝歡暮樂，依稀似劍閣孟蜀王；論愛色貪杯，彷彿如金陵陳後主。遇花朝月夜，宜童貫、蔡京；值好景良辰，命高俅、楊戩。向九里□三步皇城，無日不歌歡作樂。蓋寶錄諸宮，起壽山艮岳，異花奇獸，怪石珍禽，充滿其間；畫棟雕樑，高樓邃閣，不可勝計。役民夫百千萬，自汴梁直至蘇杭，尾尾相舍，人民勞苦，相枕而亡。加以歲歲災蝗，年年饑饉，黃金一斤，易粟一斗；或削樹皮而食者，或易子而餒者。宋江三□六人，閩州劫縣；方臘一□三寇，放火殺人。天子全無憂問，與臣蔡京、童貫、楊戩、高俅、朱勳、王黼、梁師成、李彥等，取樂追歡，朝綱不理。即位了三□六年，改了六番年號：改建中靖國、改崇寧、改大觀、改政和、改重和、改宣和。從即位以來，改元建中靖國元年，大赦天下。用丞相章惇言，舉蔡京為翰林學士。滿朝上下，皆喜諛佞，阿附權勢，無人敢言其非。獨有御史中丞豐稷，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，奏蔡京奸惡。表文云：

「臣豐稷、陳師錫等，叨被聖恩，濫居言路，事有當言而不言，臣為曠職。竊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。緣蔡京身為禁從，外結后族，交締東朝。伏望獨斷，出之於外。若果用蔡京，則治亂自此分矣，祖宗基業自此壞矣！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，乃王安石之婿，與京兄弟同惡，迷國誤朝，為害甚大，乞正典刑。臣日夜為陛下憂，為宗廟憂，為天下賢人君子憂。若黜貶京等於外，則間言不入於慈闈，聖慮可忘於憂患，實宗廟社稷之福也！」

表上，徽宗謂豐稷道：「事礙東朝，卿當熟慮。」豐稷奏言：「自古母后臨朝，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，可做萬世法則。但是日即：在外，則聞向宗良、宗回藉勢妄作；在內，則聞張琳、裴彥臣等凶愎熾然；又有蔡京交通其間。臣愚，欲乞戒飭后家，放逐張琳等，黜蔡京於外，庶絕朝廷之憂。」徽宗不從。

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，亦上表奏言：「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，天下之士，共仰聖斷。然臣竊見京、卞表裡相濟，天下知其惡。民謠有云：『二蔡一惇，必定沙門；籍沒家財，禁錮子孫。』又童謠云：『大惇、小惇，入地無門；大蔡、小蔡，還他命債。』百姓受苦，出這般怨言。但朝廷不知之耳！蔡京、蔡卞為人反覆變詐，欺陷忠良。天下不安，皆由京、卞二人簸弄。」

是時章惇罷相，差知越州，專事刑名慘刻，編類章疏，看詳訴理，受禍者千餘家。民間或訴事，稍有闕味言語，加以刀釘手足、剝皮膚、斬頸割舌之刑。有道號了翁，姓陳名瓘的，論奏惇罪，將章惇貶雷州居住。

三月，命內侍童貫，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。自是楊戩始用事。五月，奪司馬光等官。

崇寧元年七月，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。制下，中外大駭。又賜京坐延和殿。徽宗向蔡京道：「昔神宗創法立制，未盡施行；先帝繼之，兩遭簾帷變更，國是未定。朕欲上述父兄之志，歷觀在朝，無可與為治者。今朕相卿，其將何以教我？」蔡京頓首謝：「願盡死以報陛下！」徽宗嘗出玉璫玉卮，將示輔臣，道是：「朕此器久已就，只怕人言，故未曾將用。」蔡京回奏：「事苟當於理，多言不足畏也。陛下當享太平之奉，區區玉器，又何畏哉？」帝悅。

不爭奸佞居臺輔，合是中原血染衣。

蔡京自拜相後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，赴闕投詞，言：「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，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，至今未見朝廷支償。」蔡京奏言，徽宗蹙額道：「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，久不償還，怎不辱國？」蔡京回奏：「臣請償之。」帝喜曰：「卿果能償之否？」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，及粗細香藥、漆器、牙錦之類，高估價直，立字號出還客。客猶不受，願請少出藥貨試賣，方敢承領。那時乳香價利頗高，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，客果得價數倍。後客欣然承。不半年，盡償訖。在後客貨賣，卻消折了□無一二，無所伸訴其苦。

崇寧二年，除蔡京為左丞相。修大內，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□一殿及殿中，工役大作。夏，四月，詔毀「唐鑑」、蘇、黃等

集；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。是秋九月，蔡京與其子蔡攸，並其客強後明、葉夢得，將元符末忠孝人，分正上、正中、正下，奸邪人分邪上、邪中、邪下，為六等，凡五百八十二人，詔中書省籍記姓名。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、文彥博、范祖禹、程明道、程伊川、蘇轍、蘇軾、呂公著、呂誨等，凡一百一十九人，籍做奸黨，御書刻石，立於端門。詔封王安石做荊國公，又加封為王。將安石配饗孔廟庭，塑像坐於孔子之側。又詔書頒行天下，將元祐賢臣，籍做奸黨，立石刊刻姓名。

時詔旨至長安立石，有石匠姓安民民的，覆官道：「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，但聽得司馬溫公，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良，今卻把做奸邪，小匠故不忍勒石。」官司怒，要行鞭撻。安民泣道：「小匠刻則刻也，官司嚴切不敢辭推；但告休鐫『安民』二字於石上，怕得罪於後世。」官吏聞之，慚愧。

蔡京又更茶法：天下茶場，拘榷茶貨，令客人赴官請引，自於茶園買茶，赴官秤驗，納息批引，限日販賣；如有過限，並行拘收，別買新引。增私販法，客旅消乏。又立鹽法：詔陝西舊鹽鈔，易東西鹽鈔，每新鈔折錢三分，舊鈔折七分，聽換易。蔡京私運鹽鈔，遍行天下，拘刷船隻揭起黃旗，所過關津，莫敢誰何。蓋為見行鹽鈔之法，天下方纔通行，忽又改易，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。此上富大商賈，消折財本，或有轉流乞丐的，或有赴水自縊死的。提點淮東刑獄章繹，可憐見商賈受苦，上奏鈔法誤民。以此忤蔡京意，遂奪章繹官，貶做庶人。

一日，蔡京欲媚說徽宗，遇著聖節將近，命府、州、縣、道，遍立寺觀，天下凡有寺觀，並改名「神霄萬壽宮」，祝延聖壽。上留意西邊，以王厚為大將，安撫臨洮諸州；命內侍童貫為監軍，專切往來幹當；至是置司，專命二人主之。

崇寧四年，春，正月，以童貫為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。二月，兩大雹。冬，彗星出西方，其長竟天。徽宗下詔求言。是時有劉逵為中書侍郎，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，將禁錮籍籍人，並行寬放，以禳天變。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，將元祐黨碑碎毀。明日，蔡京見之，乃厲聲道：「石可毀，名不可滅！」徽宗用劉逵之言，詔除黨人之禁，罷方田及諸國歲貢，又罷緣邊諸路科斂，及罷鑄當六錢，並新立衝要市務。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，詩曰

嶺外瘴魂多不返，塚中枯骨亦加刑。
更無人敢扶公議，直待天為現彗星。
早日大程知返覆，暮年小范要調停。
書生幾點殘碑淚，一弔諸賢地下靈！

大程謂程顥，小范指范純仁也。倘不因彗星之變，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麼！可見當蔡京附會徽宗，恣行驕淫，天心仁愛，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。其如君臣不悟何？未幾，蔡京罷相，除趙挺之為右丞相。一月，罷趙挺之，復相蔡京。

崇寧五年，夏，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，布炁餘里，人畜在炁中者，輒皆嚼噬，傷人甚眾。詔命嗣漢三才代天師張繼先治之。不旬日間，蛟崇已平。繼先入見，帝撫勞再三，且問曰：「卿此翦除，是何妖魅？」繼先答曰：「昔軒轅斬蚩尤，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。今其祠宇頓弊，故變為蛟，以妖是境，欲求祀典。臣賴聖威，幸已除滅。」帝曰：「卿用何神，願獲一見，少勞神麻。」繼先曰：「神即當起居聖駕。」忽有二神現於殿庭：一神絳衣金甲，青巾美鬚髯；一神乃介冑之士。繼先指示金甲者曰：「此即蜀將關羽也。」又指介冑者曰：「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帝遂褒加封贈，仍賜張繼先為視秩大夫虛靖真人。

大觀元年，黃河清。詔曰：「國家承百五十年，三有河清之應；而乾寧軍河清踰八百里，凡七晝夜。上天眷佑，敢不欽承！其以乾州為清州。」廬州兩豆。

大觀二年，春，正月朔，御大慶殿受八寶，赦天下。蔡京言天下群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，拜表稱賀。蔡京進太師。加童貫節度仍宜撫使。夏，五月，日食。以復洮州功，賜蔡京玉帶，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宜撫。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，選置將吏，皆取中旨，不復關朝廷矣。

顯仁皇后生皇子構。徽宗隔夜夢吳越欽主，以手挽徽宗御衣云：「我好來朝你家，便留住我；終須還我山河社稷，待教第三子來。」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，自稱錢武肅王。及寤，而生皇子。蓋徽宗第九子也。其始生之時，宮中紅光滿室。宣和二年，封為康王。後即位於南京，為高宗。建都於杭州，即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。錢武肅王即錢鏐，享年八十一歲，高宗亦壽八十一，豈偶然哉？六月，蔡京罷相。秋，七月，河南、淮北大旱，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，不應。文卿奏曰：「九江、四海、五湖龍君，皆奉上帝救命，且停行雨；獨黃河神未奉春旨。」帝曰：「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？」文卿領旨，向京師太乙宮立壇祈雨。翌日，升壇祝曰：「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，以濟焦枯。」不移時，甘雨大作，遍地皆雨黃雨，以應黃河之水。帝喜，賜文卿凝神殿侍宸，沖虛觀妙通玄真人。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。

大觀三年，春，甘露降尚書省，天子作詩以賜執政。蔡京致仕，仍朝朔望。

大觀四年，禁燃頂、煉背、刺血、斷指之類。張商英知杭州，過闕入對，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，商英曰：「蔡京自來專恣任意，不知都省批狀，便是條貫；入狀請寶，便是聖旨；若前後失緒，安得不亂？」上曰：「京多引用親黨，已逐三餘輩矣！」商英曰：「餘黨尚多。」上曰：「百姓聞卿來，皆鼓舞忻悅。」商英曰：「干臣何事？」遂留商英為中太乙宮使。毛注奏言：「天下僧尼增舊一倍，凡數萬人；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。乞權住三年。」帝從之。夏，五月，詔：「蔡京權重位高，人屢告變，全不引避，公議不容。降受太子太保，致仕，任便居住。」六月，以張商英為右相。閏八月，除張閣知杭州，兼領花石綱事。

先有朱勳者，因蔡京以進。上頗垂意花石，勳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，已稱聖意。後歲歲增加，遂至舟船相繼，號作花石綱。專在平江置應奉局，每一發輒數百萬貫，搜岩剔藪，無所不到。雖江湖不測之瀾，力不可致者，百計出之，名做神運。凡士庶之家，有一花一木之妙的，悉以黃帕遮覆，指做御前之物。不問墳墓之間，盡皆發掘。石巨者高廣數丈，將巨艦裝載，用縴夫牽挽，鑿河斷橋，毀堰折閘，數月方至京師。一花費數千貫，一石費數萬緡。勳又即所居，創一圃，林泉之勝，二浙無比。後復取旨建神霄殿，塑青華帝君像其中，監司郡守初到，必須到宮朝謁。詩曰：

神霄新殿聳雲端，像塑青華帶道冠。
竭力勞民運花石，不堪礪石礙遊觀。

政和元年，春，正月，毀京師淫祠，凡一千三百餘區。

政和二年，春，二月，蔡京復太師，賜第京師。夏，四月，召蔡京入內苑賜宴；輔臣親王，皆得與席。徽宗親為之記，其略曰：「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，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，集四方之美味，前期閱集，朕將就幸焉。」其所用宮中女樂，列奏於庭；命皇子名楷的，侍側勸勞；又出嬪女鼓琴玩舞，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杯。京亦上記，略曰：「太清之燕，上曰：『此踰步至宣和。』令子攸掖入觀焉。東入小花徑，南度碧蘆叢，又東入便門，至宣和殿，只三楹；左右掖亦三楹；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壘洗，陳几案臺榻。東西廡側各有殿，亦三楹。東曰『瓊蘭』，積石為山，峰巒間出，有泉出石竇，注於沼。北有御札靜宇，榜樑間以『洗心滌慮』。西曰『凝芳』，後曰『積翠』，南曰『瓊林』。北有洞曰『玉宇』，石自壁出，隱巖巖峻立，奇花異木，扶疏茂密。後有沼曰『環碧』，兩傍有亭曰『臨漪』、『華渚』；沼次有山殿，曰『雲華閣』，曰『太寧』；左右躡道以登。中道有亭曰『琳霄』、『垂雲』、『騰鳳』，層巒百尺高峻，俯視峭壁攢峰，如深山大壑。次曰『會春閣』，下有殿曰『玉華』。前殿之側，有御筆榜曰『三洞瓊文之殿』，以奉高真；有『種玉綠雲軒』相峙。日午，謁者引宰執以下入。女童四百，靴袍玉帶，列排場下，肅然無敢警歎者。宮人珠籠、巾玉、束帶、乘扇、拂、壺、巾、劍、鉞，持香球，擁御座以次立，亦無敢離行失次者。上顧謂群臣道：『承平無事，君臣共樂，宜略去煩苛碎禮，飲食坐起，各宜自便，無問。』」

執事者以寶器進，徽宗酌酒以賜，命皇子嘉王楷宣勸。又以惠山泉、建溪異毫棧，烹新貢太平嘉瑞茶，賜蔡京飲之。徽宗又道：「日未晡，可令奏樂。」殿上箏、竽、琵琶方響，笙，簫登陸合奏，宮娥妙舞。徽宗又曰：「可起觀。」群臣憑欄以觀。又命

宮娥撫琴擊阮，群臣終宴盡醉。

冬，□一月，戊寅，日南至，御太慶殿，受元圭，大赦。蔡京進封魯國公。詔給地牧馬。自京東、河北募人養馬，然後推之諸路。受田一頃，仍免其稅，令養馬一疋，諸路至九萬疋。

政和三年，春，正月，詔封王安石，追封舒王，又封其子王雱為臨川伯；配享文宣王廟從祀。

夏，四月，玉清和陽宮成，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，至是成。奉安道像。上詣宮行禮。後復為玉清神霄宮。那時道教之行，莫盛於此時，推原其由，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。

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，徐守信賜虛靖先生，劉混康賜葆真觀妙沖和先生，後並賜大中大夫。九月，丙午，葆和殿成，上飾純綠，下漆以朱，無文藻繪畫五彩；垣墉無粉澤；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。前種松、竹、木犀、海桐、橙、橘、蘭、蕙，有歲寒、秋香、洞庭、吳會之趣。後列太湖之石，引滄浪之水，陂池連綿，若起若伏，支流派別，縈紆清泚，有瀛洲、方壺、長江、遠渚之興，可以放懷適情，遊心玩思而已。

冬，□月，癸未郊，徽宗搢大圭，執元圭，以道士百人，執儀衛前導，蔡攸為執綏官。玉輅出南薰門，至玉津園，徽宗忽問左右曰：「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，此是何處？」攸即回奏：「臣見雲間樓殿臺閣，隱隱數重，既而細視，皆去地數□丈。」頃之，徽宗又曰：「卿還見人物麼？」攸又回奏：「若有道流童子，持旛節蓋，相繼而出雲間，衣服眉目，歷歷可識。」蔡京率百僚稱賀。

政和四年，春，正月，置道階品秩，凡二□六等，先生處士封號，自八字六字，以至四字二字，比中大夫，下至將仕郎，但不給俸。又置道官，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，凡□六等，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。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，凡□一等；侍宸同待制，檢籍同修撰，校經同直閣。皆給告身印紙，經道錄院磨勘功過，注授加官。差遣八品用蔭，如命官法。

五月，丙戌，祭地，奉高祖皇帝配享。蔡京奏：「祭之日，城中大雨幾尺，而鑿轡自宮至郊，日光照耀。」又太史奏：「是夕五緯循軌，典掌官吏稱：有隊仗 風雨之聲，鬼神之狀；又有黑氣數□丈，貫於壇壝；皆陛下嚴恭之應。乞宣付史館。」帝從之。內侍楊戩加節度，賞製樂傳宣之勞也。

八月，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；又有鶴三萬餘隻，盤旋雲霄之間。並許稱賀。

延福宮成。舊有延福宮，祖宗以為燕會之所，而制不甚廣。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，一日，召內侍童貫、楊戩、曹詳、何訢、藍從熙，諷以禁中逼窄之狀。五人聽命，乃盡徙內酒坊諸司；又遷二僧等並軍營於他所。五人者，既有分地，因各出新意，故號「五位」。「五位」既成，樓閣相望，引金水天源河，築土山其間，奇花怪石，巖壑幽勝，宛若生成。

夏，四月，又建葆真宮，以蔡攸為葆真殿學士。

六月，天成、聖功二橋成。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，回引河流於河陽，作浮空二橋，至是畢工。賜名。頒德音於河北、京東、京西。時諸路皆調夫赴役，凡數□萬人，兩河之人，愁苦殆不聊生。未幾，水漲橋壞。

政和六年，春，正月，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。

閏月，置道學。詔州縣學兼養道流，增置士名，自元士至志士，凡□三品。歲大比，許瀾僕就試。後罷道學。

二月，上清寶籙宮成。濬濠深水三丈，東則景龍門橋，西則天波門橋。二橋之下，壘石為固，引舟相通，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，名曰「景龍」。外江之外，則便有「鶴莊」、「鹿砦」、「文禽」、「孔雀」諸柵，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物數千實之。又為村居、野店、酒肆、青簾於其間。每歲冬至後即放燈，自東華以北，並不禁夜。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，縱博群飲，至上元後乃罷，謂之「先賞」。後又闢之，東過景龍門，至封丘門。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，詩曰：

萬炬銀花錦繡圍，景龍門外軟紅飛。

淒涼但有雲頭月，曾照當年步輦歸。

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，初名靈噩，表字歲昌，家世寒微，遠遊至蜀，學道於趙昇道數載，善能妖術，輔以五雷法，往來宿、亮、淮、泗等州，乞食於諸僧寺。政和三年，至京師，寓居東太乙宮。徽宗在大內，得一個夢；誰知那一場夢，引得一個妖術方士的來！真是：

鹿分鄭相終難卜，蝶化莊周未可知。

徽宗夢見甚的？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游神霄宮。及覺來，欲訪問神霄宮的事，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跡進呈。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，方以為憂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：「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言神霄，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上。詩曰：

神霄宮殿五雲間，羽服黃冠綴曉班。

詔誥群臣親受籙，步虛聲裡認龍顏。」

知常一見壁上詩，亟錄呈徽宗。徽宗召林道士來問：「卿有何仙術？」林靈噩回奏：「臣上知天宮，中識人間，下知地府。」備言：「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。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，與其弟青華大帝君，皆是玉帝的孩兒；又有左元仙伯，賞罰仙吏八百餘官。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，為天下帝王；蔡京乃左元仙伯。近日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為神霄之遊，得無樂乎？」徽宗聞之，大喜，自謂與靈噩如舊日素來相識，乃賜名靈素，號「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」，賜金紫服，出入大內無間。

又按：《賓退錄》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，宣和間遊京師，遇方士陶光國，愛其人物秀整，語之曰：「當為辦一事。姑亟歸！」無幾何，徽宗夢人曰：「天上神仙鄭化基，地下神仙何得一。」明日，命閱祠部帳，得諸新濫籍中，化基其師也。遽命使宣召。是時得一方次鄂州，守貳禮請以往。既對，上大悅，賜號沖妙大師，主龍德太一宮，授丹林郎。靈素之進，亦緣夢而得，恰與此事相類，故附錄之。其與高宗之夢傳說者異矣。

靈素既遇道君之後，是時宮間多妖怪，詔靈素治之。靈素乃作鐵簡，長九尺，上書符篆，埋於地，其怪遂絕。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，對著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，使靈素居之。其宮中山包平地，環以佳木清流。又就太一西宮達仁濟亭，施符水，開神霄寶籙壇。詔天下天寧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，舊無觀者，以寺改創；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、青華大帝君像。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，從林靈素之請也。乃降詔曰，詔云：

「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，憫中華被金狄之教，遂懇上帝願為人主。今天下歸於正道，卿等可上表章，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。止用於教門。」

是時冊上尊號已畢，百官稱賀。又詔翰林學士王黼、保和殿學士蔡攸、盛章至宣和殿，俟神霄降臨。□一月，有星如月，徐徐南行，而落光照人物，與月無異。是年，女真陷遼渤海軍。

宣和七年，詔林靈素修道書，改政諸家醮儀，校讎丹經。靈素每遇初七日就座，百官宰執、三衙親王、中貴，士俗，觀者如堵。靈素為幻不一，徽宗嘗呼之為「聰明神仙」，御筆賜靈素為「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」，立兩府班。徽宗嘗思明達皇后，惜其已死，謂靈素曰：「朕欲一見明達后，卿能之乎？」靈素回奏：「臣能為葉靜能致太真之事，陛下但瞑目少頃，即見之矣。」徽宗如其教。頃之，遊一宮闕，乃瀛洲神仙之境，得與明達后邂逅，語甚款密，移時而覺，如夢中恍惚也。

□二月，天神降坤寧殿，修神保觀。神保觀者，乃二郎神也，都人素畏之，自春及夏，傾城男女，皆負土以獻神，謂之「獻土」。又有村落人妝作鬼使，巡門催「納土」者，人物絡繹於道。徽宗乘輿往觀之。蔡京奏道：「『獻土』、『納土』，皆非好話頭。」數日，降聖旨禁絕。詩曰：

道君好道事淫荒，雅意求仙慕武皇。

「納土」讖言無用禁，縱有佳讖國終亡。

徽宗即位之初，皇嗣未廣，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，上奏：「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，若加以高大，當有多男之喜。」詔

增築數仞崗阜。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，為此愈是崇信道教。是年，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，取象餘杭鳳凰山，號做「萬歲山」。多蓮花石妝砌。後因神降，有「艮岳排空」之語，改「萬歲山」名做「艮岳」。後有人吟詩一首云，詩曰：

盤石曾聞受國封，承恩不與倖臣同。

時危運作高城砲，猶解捐軀立戰功。

後四年，始成。御制記文，凡數千言。有金枝產於萬歲峰，改名「壽岳」。其門號為「陽華門」，兩傍有丹荔八□株；有大石曰「神運昭功」立其中。旁有兩檜：一夭矯者，名做「朝日升龍之檜」；一偃蹇者，名做「臥雲伏龍之檜」，皆玉牌填金字書之。峯曰「玉京獨秀太平岩」，峰曰「卿雲萬態奇峰」。又有絳霄樓，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，盡工藝之巧，無以出此。運四方花竹奇石，積累二□餘年，山林高深，千岩萬壑，麋鹿成群，樓觀臺殿，不可勝計。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。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，焚於凝神殿會真堂。即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，顯俟睿旨。

知常領命，遂拜伏於壇之側，至翌日方興。徽宗問知常曰：「卿為朕所奏事，未委睿旨有何明答，幸無隱乎！」知常曰：「臣不敢隱。陛下首章，為國家萬民祈求豐稔，上帝覽章，天顏甚喜；陛下次章，欲祈百嗣，上帝覽章，天顏微怒，言何其慾心之廣；陛下末章，空紙一幅，上帝見之，天顏大怒，遂秉筆判云：『趙某有慢上之罪，全家徙流三千里！』餘不敢盡言。」徽宗心頗疑之，嘿然無語。

徐知常元是閩中人，久寓京師，以道術為徽宗所眷。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，知常屢表辭歸，欲往東南修煉，旨不允。至拜章之後，一日逃去。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，言知常在建州水西，蓋造宮觀甚盛。帝欲見之，即日詔知常詣闕下。詔命累降，知常皆不拜。詔有司督責，知常違詔。詔押知常下獄囚繫。獄吏問知常道：「聞公能遊月宮，願帶挾小人同往乎？」知常云：「此特易事，但得紙數幅，淨水一盂，便可遊玩月宮矣。」吏如其教。知常取紙黏於獄門上，將筆畫一個圓圈，把水一噴，即時清光滿室，冷氣迫人。吏與群囚爭玩月光，回顧知常不知所往。朝廷屢詔物色求之，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。

宣和元年，春，正月，御大慶殿受定命寶。二月，夏人寇邊，將官張迪戰死入陣。又遣使女真，約發兵夾攻遼。三月，以蔡京子蔡攸為宣和殿待制，選尚康福帝姬，即公主也。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攸始。八月，童貫進太保。

冬，□月，大內火發，自夜至曉，五千餘間，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，幾盡被焚。死者甚多。時大雨，火發雨如傾，略不少止，而火益熾。或傳上是夜私行，宿於外。冬，□月，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，會者八百人。凡天神降臨事，蓋發端於王老志，而極於林靈素。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，必須度籙，莫不如願。又為大會，引群臣士庶入殿，聽靈素講經。上設座其側。靈素昇高座，使人於下請問。然靈素所言，雜以滑稽喋語，上下為大闕笑，莫有君臣之禮。齋罷，帝問靈素：「朕建此齋，得無神仙降耶？」靈素曰：「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，肅清壇宇，其時必有真仙度世。」言罷，道眾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，眾欲責之，遂騰雲而去。帝曰：「此非神仙而何？」靈素不答。揭鉢視之，見一幅紙，上有詩一絕云，詩曰：

捻土為香事有因，世間真假不宜真。

洞賓識得林靈素，靈素如何識洞賓？

眾方知是洞賓降。時道士有俸，每一齋施，動獲數千萬貫；每一宮觀，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；皆外蓄妻子，置姬媵，以膠青刷鬚，美衣玉食，幾二萬人，每一會費數萬貫。至於貧下之人，亦買青布幅巾赴齋，日得一飮餐，又獲襪施錢三百，謂之「千道會」云。

是歲，女真阿骨打稱帝，姓王名做旻，本新羅人，號完顏氏。身長八尺，壯貌雄偉，寡言語，有大志，能用人。以其國產金，故國號大金。□二月，御殿度王黼等秘籙。徽宗一日御宣和殿，地陷。

宣和元年，正月朔旦，朝見景靈宮，見聖祖神像有淚。守廟官吏聞之廟內常有哭聲。一日，神宗皇帝廟室便殿，有磚出血，隨掃又出，數日方止。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，有此異事，皆不敢聞奏於上。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。

宣和二年，三月，詔改佛號為大覺真仙，餘為仙人道士，僧稱「德士」，行稱「德童」，而冠服之。以寺院為觀，改女冠為女道士，尼為女德。明年，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，長肉鬚鬣，端坐而化。朝建聞之，詔復舊人。

金遣使李善慶來，詔蔡京、童貫及鄧文誥見之，論以夾攻取燕之意。李善慶唯唯。居□餘日，遣趙有開、馬政齎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。又詔余深為太宰，王黼為少宰。

夏，五月，有物若龍，長六七尺，蒼鱗黑色，驢首，兩頰如魚，頭色綠，頂有角，其聲如牛，見於開封縣茶肆前。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，見有物若大犬蹲其傍，熟視之，乃是龍也。其人吃驚，臥倒在地。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，遂被作坊軍人得知，殺龍而食之。是夕五鼓，西北有赤氣數□道沖天，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，其中有間以白黑二炁，及時有折烈聲震如雷。未幾，靈雨大作，水高□餘丈，犯都城，已破汴堤，諸內侍役夫，擔輿運土障之，不能禦。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。即日，恪乘小舟覽水之勢，而求所以導之。上登樓遙見，問之，乃恪也，為之出涕。數日，水平，恪入對，上勞之曰：「宗廟社稷獲安，卿之功也！」唐恪因回奏：「水乃陰類。陰炁之盛，以致犯城關。願陛下垂意於馭臣，遠女寵，去小人，備夷狄，以益謹天戒。」徽宗嘉納之。

秋，九月，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新殿。京等請見安妃，帝許之。京作記以進，其略曰：「皇帝召臣京、臣攸等燕保和新殿，臣儵、臣翕、臣儻、臣行、臣徽、臣術侍，賜食文字庫。於是由臨華殿門入，侍班東曲水，朝於玉華殿；上步至西曲水，循餘醴潭，至太寧閣，登層巒、琳霄、褰風、乘雲亭至保和。屋三楹，時落成於八月，而高竹崇檜已森陰翳；中楹置御榻，東西二間，列寶玩與古鼎彝、玉芝。左掖閣曰『妙有』，右掖閣曰『宣道』。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，有宣王石鼓；歷邃古、尚古、鑑古、作古、訪古、博古、秘古諸閣，上親指示，為言其概。抵玉林軒，過宣和殿、列岫軒、太真閣、凝真殿；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，林壑茂密，倍於昔見。過翹翠燕處閣，賜茶全真殿，乃出瓊林殿。中使傳旨留題，乃題曰，詩曰：

瓊瑤錯落密成林，檜竹交加午有陰。

恩許塵凡時縱步，不知身在五雲深。

頃之，就座，女童樂作。坐間香圓、荔子、黃橙、金柑相間，布列前後；命鄧文誥剖橙分賜。酒五行，少休。詔至玉真軒。軒在保和殿西南廡，即安妃妝閣。上吟詩二句云：

雅燕酒酣添逸興，玉真軒內見安妃。

命中官傳旨，詔蔡京廣補。京即題云：『保和新殿麗秋暉，詔許塵凡到綺闈。』遂成詩云，詩曰：

保和新殿麗秋暉，詔許塵凡到綺闈。

雅燕酒酣添逸興，玉真軒內見安妃。

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。既而但掛畫像西垣，臣即以詩奏曰，詩曰：

玉真軒檻暖如春，即見丹青未見人。

月裡嫦娥終有恨，鑑中枯射未應真。

中使傳旨至玉華閣，帝特曰：『因卿有詩，姻家自應相見。』臣曰：『今葭莩已得拜望，故敢以詩請。』上大笑。上持大觥酌酒，命妃曰：『可勸太師。』臣因進曰：『禮無不報。』於是持瓶注酒，授使以進。再去撤女童，去羯鼓，御侍細樂，作『蘭陵王』、『揚州教』、『水調』，勸酬交錯，日且暮矣。京奏曰：『久勤聖躬，不敢安。』徽宗曰：『不醉無歸。』更勸迭進，酒行無算，至二鼓五籌，君臣大醉而罷。」

京出謂人曰：「保和殿後，自崆峒天入八閣，所陳之物，左右上下，皆玩琉璃之器。」在後二帝北狩，果符此流離之讖，非偶然也。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，詩曰：

空嗟覆鼎誤前朝，枯骨人間罵未消。

夜月池臺王傅宅，春風楊柳太師橋。

王傅指王黼，太師指蔡京父子也。

冬，□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。遂幸蔡京第。時道德宮生金芝，上幸觀焉；遂由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。淑妃從。上曰：「今歲四幸鳴鑾矣。」賜京酒，於是京作「鳴鑾記」以進。初京侍上，每進君臣相悅之說，於是以儻尚主；而攸最親幸。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，命坐賜酒，略用家人禮。表謝有云：「主婦上壽，請酬而肯從；稚子牽衣，挽留而不卻。」蔡京常勸徽宗道：「人主當以四海為家，太平為娛；歲月幾何，何必自苦？」上納言，遂易服私行都市。

上方為期門之事，故苑囿皆仿江浙為白屋，不施五彩，多為村居野店；及聚珍禽異獸，動數千百，以實其中。都下每秋風夜靜，禽獸之聲四徹，宛若山林陂澤之間，識者以為不祥。

蔡攸進見無時，便辟趨走，或塗抹青紅，優雜侏儒，多道市井淫媠謔浪之語，以蠱上心。妻朱氏，出入禁省。是秋蔡攸加開府，攸子行領殿中監。攸之父子為徽宗寵信，勢傾朝野矣。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，每燕飲，則自為倡優之事，雜以市井詼諧，以為笑樂。人呼李邦彥做「浪子宰相」。一日，侍宴，先將生綉畫成，就文貼體；將呈伎藝，則裸其衣，宣示文身，時出狎語。上舉杖欲笞之，則緣木而避。中宮自內望見，諭旨云：「可以下來了！」邦彥答道：「鶯鶯偷眼覷，不敢下枝來。」中宮乃歎曰：「宰相如此，怎能治天下耶！」□一月，朱勳以花石綱媚徽宗，東南騷動。有太學士鄧肅上□詩，譏諷徽宗。其末詩云，詩曰：

靈臺靈囿庶民攻，樂意充周百姓同。

但願君王安百姓，圍中何日不春風。

蔡京將詩獻徽宗，欲激徽宗殺鄧肅，謂：「太學士詩文以謗陛下，若不殺之，恐效尤成風，黨錮之禍可鑑也。」帝不答，將鄧肅押歸田里，蓋欲保全之也。

宣和二年，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。且言：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，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；若滅後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，誓為兄弟之國。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，其書略云：

「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：蓋緣素昧，未致禮容，酌以權宜，交馳使傳。趙良嗣等言：『燕京本是漢地，若許復舊，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。』雖無國信，諒不妄言。若將來貴朝不為夾攻，即不依得。已許為定，具形弊幅，冀諒鄙悰。」

帝命馬政使金國，書其略曰：

「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：遠乘信介，特示函書，致罰契丹，逃聞為慰。確示同心之好，共圖得罪之師，誠意不渝，義當如約。已差童貫勒兵相應，彼此兵不得過關。歲幣依契丹舊數。仍約毋聽契丹講和。」

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。冬，□月，日食。加梁師成大尉，王黼為太宰。

時方臘家有漆園，常為造作局多所科須，諸縣民其甚苦；兩浙兼為花石綱之擾。臘以妖術誘之，數日之間，嘯聚睦州、青溪、幫源洞，響聚者數萬人，以誅朱勳為名，縱火大掠，驅其黨四出。兩浙都監蔡遵、顏坦擊賊，敗死。遂陷睦州。於是壽昌、分水、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，僭號，改元永樂。又陷休寧縣，執知縣麴嗣復，賊復脅之使降，面斬二士，以恐嗣復。嗣復罵賊曰：「自古妖賊無長久者。爾當拾逆以從順，因我以歸朝廷，朝廷必有爾。奈何使我降賊？何不速殺我！」賊曰：「我休寧人也。公宰邑有善政，前後官無及公者，我忍殺公乎？」遂委之而去。未幾，詔嗣復知睦州，進官二等。陷歙州，將官郭師、中士曹椽等禦賊，遇害。陷杭州，守臣趙霆遁去，廉訪、趙約戰死，王稟敗於城外，又敗於桐廬。陷衢州，彭汝方死之。陷劫掠州，縉雲尉詹良臣禦賊，為賊所執，脅良臣降。良臣罵曰：「往年王綸反，戮於淮南；王則反，磔於河北；同惡無少長，皆棄市。今不鑑前禍，猖獗至此，旦暮官軍至，爾肉餒狗鼠矣！」賊怒，割其肉，使自啖之。且吐且罵，死不絕聲。時年七□。帝聞而憫之，官其二子。陷剡縣，知縣末旅死之。犯越州，守臣劉鈞敗之。青溪縣知縣陳光，棄邑遁；聞朝廷，誅之。

又宋江等犯京西、河北等州，劫掠子女金帛，殺人甚眾。□□□（編按：缺三字。）初命譚稹收方臘，幾年無功；復命童貫討之，上私行送。上握貫手曰：「東南事盡付汝，有不得已者，竟以御筆書之。」赦天下，罷蘇、杭造作局。二州置局，造作器用，曲盡其巧，牙角、犀玉、金銀、竹籐、裝畫、糊抹、雕刻、織繡諸色匠人，日役數千。而財物所須，悉科於民，民力困重。上嘗罷之。至是方臘亂於浙西，悉詔罷之。

三月，日有眚，忽青黑無光，其中洶洶而動，若鈺金而湧沸狀。日旁有青黑，正如水波，周迴旋轉，將暮而稍止。是時方臘未平，人民多憂之。

童貫至浙，與王稟、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、歙間，包幫源洞，表裡夾攻。劉鎮又同楊可世、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賊關嶺，平旦入洞。賊二□餘萬眾，腹背抗拒，轉戰至晚，兇徒糜爛，流血丹地，火其屋萬間。王稟及辛嗣宗、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，並其妻孥兄弟，偽相王侯，共三□九人。乃班師奏捷於朝。方臘反叛以來，破六州五□二縣，殺平民二百餘萬。朝廷出師討方臘，至擒臘班師，凡四百五□日。方臘至八月始伏誅。赦江淮、兩浙等路，改睦、歙二州為嚴州、徽州。

五月，金使來，復如前議。六月，黃河決。恩州有黑書出。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；或如犬，其色黑，不能辨眉目，夜出，掠小兒食之，至二秋乃息。二月，童貫進太師，譚稹加節度。

宣和四年，春，正月，加梁師成開府。自來喚內侍官為宗臣，是時童貫為太師，領樞密院，恩同宰相。師成為開府，亦與宰相同職，每春秋大燕，巍然坐於執政之上，與人立講勸酬之禮，且家臣為師傅，於義尤悖。童貫領樞密，日與宰相同班；後入內，卻換易窄衫，與群闈為伍。出則為大臣，當體貌之禮；入則為近侍，執使令之役；古所未見也。夏，四月，命童貫、蔡攸帥師巡邊。貫出郊，徽宗易服出郊，與童貫、蔡攸餞行。五月，童貫兵與遼人戰敗，退保雄州。九月，金使期會兵於中康。

先是朱勳運花石綱時分，差著楊志、李進義、林冲、王雄、花榮、張青、徐寧、李應、穆橫、關勝、孫立□二人為指使，前往太湖等處，押人夫搬運花石。那□二人領了文字，結義為兄弟，誓有災厄，各相救援。李進義等□名，運花石已到京城，只有楊志在穎州等候孫立不來，在彼處雪阻。那雪景如何卻是：

亂飄僧舍茶煙濕，密灑歌樓酒力微。

那楊志為等孫立不來，又值雪天，旅途貧困，缺少果足，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。終日價無人商量。行至日晡，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，兩個交口廝爭，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，只見頸隨刀落。楊志上了枷，取了招狀，送獄推勘。結案申奏文字回來，太守判道：

「楊志事體雖大，情實可憫。將楊志誥筭出身，盡行燒燬，配衛州軍城。」

斷罷，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。正行次，撞著一漢，高叫：「楊指使！」楊志抬頭一觀，卻認得孫立指使。孫立驚怪：「哥怎恁地犯罪？」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，一一說與孫立。道罷，各人自去。那孫立心中思忖：「楊志因等候我了，犯著這罪。當初結義之時，誓在厄難相救。」只得星夜奔歸京師，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。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，兄弟□一人往黃河岸上，等待楊志過來，將防送軍人殺了，同往太行山落草為寇去也。

是年，正是宣和二年五月，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□萬貫金珠、珍寶、奇巧緞物，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，擔奔至京師，趕六月初一日為蔡太師上壽。其馬縣尉一行人，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裡，見路傍垂楊掩映，修竹蕭森，未免在彼歇涼片時。撞著八個大漢，擔著一對酒桶，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。馬縣尉問那漢：「你酒是賣的？」那漢道：「我酒味清香滑辣，最能解暑薦涼。官人試置些飲？」馬縣尉口內饑渴困，買了兩瓶，令一行人都吃些個。未吃酒時，萬事俱休；纔吃酒時，便覺眼花頭暈，看見天在下，地在上，都麻倒了，不知人事。籠內金珠、寶貝、緞疋等物，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了，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。

直至中夜，馬縣尉等醒來，不見了那擔仗，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。未免令隨行人挑著酒桶，奔過南洛縣，見了知縣尹大諒，

告說上件事因。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家動使，便可尋覓賊蹤。把酒桶下驗，見上面有「酒海花家」四字分曉。當有緝事人王平，到五花營前村，見酒旗上寫著「酒海花家」四字。王平直入酒店，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，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。花約依實供吐到：「三日前日午時分，有八個大漢，來我家裡吃酒；道是往獄廟燒香，問我借一對酒桶，就買些個酒去燒香。」張大年問：「那八個大漢，你認得姓名麼？」花約道：「為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，姓晁名蓋，人號喚他做『鐵天王』；帶領得吳加亮、劉唐、秦明、阮進、阮通、阮小七、燕青等。」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，將召保知在，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。

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，星夜走去石碣村，報與挑蓋幾個，暮夜逃走去也。宋江天曉，卻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□人，至石碣村根捕。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？真個是：

網羅未設禽先遁，機阱纔張虎已藏。

那晁蓋一行人，星夜走了，不知去向。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，突入莊中，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，管押解官。行至中途，遇著一個大漢，身材迭料，遍體雕青，手內使柄潑鐵大刀，自稱「鐵天王」；把晁太公搶去。董平領取弓手回縣，離不得遭斷吃棒。

且說那晁蓋八個，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，不是尋常小可公事，不免邀約楊志等□二人，共有二□個，結為兄弟，前往太行山梁山灤去落草為寇。

一日，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，密地使劉唐將帶釵一對，去酬謝宋江。宋江接了金釵，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。爭奈機事不密，被閻婆惜知得來歷。

忽一日，宋江父親作病，遣人來報。宋江告官給假，歸家省親。在路上撞著杜千、張岑兩個，是舊時知識，在河次捕魚為生，偶留得一大漢，姓索名超的，在彼飲酒；又有董平為捕捉晁蓋不獲，受了幾頓粗棍限棒，也將身在逃，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。是時索超道：「小人做了幾項歹事勾當，不得已而落草。」宋江寫著書，送這四人去梁山灤尋著晁蓋去也。

宋江回家，醫治公親病可了，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。卻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，更不採著。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，正在偎倚，便一條忿氣，怒髮衝冠，將起一柄刀，把閻婆惜、吳偉兩個殺了；就壁上寫了四句詩。

若知其意，便看亭集，後有詩為證。